



张继著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张继著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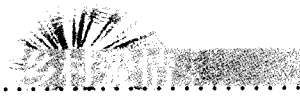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村爱情 / 张继著. — 济南: 山东文艺出版社,
2006. 10
ISBN 7-5329-2534-X

I. 乡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06458 号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版 次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
2006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
规 格 开本/965 × 1270 毫米 1/32
印张/11.25 插页/2 千字/311
印 数 8001—13000
定 价 25.00 元



谢永强从学校回来那天，他爹谢广坤本来要到县城去接他的，但是谢永强说不用，有人去接他。谢广坤问接他的是谁，谢永强不说。谢广坤是个爱琢磨事的人，琢磨了一圈也没想出是谁。谢永强告诉他，等来了你就知道了。谢广坤曾经想，最好是城里的一个女孩子，长得洋气一点，有工作，有地位，这样，他儿子大学毕业了业，儿媳妇也有了，万事大吉。可是他没想到，接他儿子的是本村王老七的女儿王小蒙。王小蒙是做豆腐的，实在超出他的想象。而且最糟糕的是，他们两个回来的时候，他还正在跟王小蒙的父亲王老七吵架，吵得热火朝天。

吵架是因为王老七家的羊。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王老七家的羊跑到了谢广坤家的菜园里，把谢广坤的菜糟蹋得不轻。王老七去牵羊的时候，谢广坤说了很多难听的话。王老七也是有脾气的人，心里就不乐意了，他说：广坤，你怎么这么说话？这羊吃了你的菜，我又不是不认账，错也给你认了，话也给你说了，总不能没完吧？

谢广坤声音高了起来：怎么，你的羊吃了我的菜，我说几句就不行

了？

永强娘和永强的姐谢兰听到争吵从厨房里走出来。永强娘劝着谢广坤，说：老头子，你就少说一句吧。

谢兰也说谢广坤：爹，你咋呼什么！左邻右舍的，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，让七大爷把羊牵走就是。

谢兰说着，把拴羊的绳子解下来，交给王老七。

王老七接过羊，对谢广坤还是有些怨气，说：就是，左邻右舍的，谁还没有个闪失……广坤，做人可别做得太过了，太过了不好。说着牵着羊就走。

谢广坤听了这话跳了起来，说：老七，你说的什么话？你的羊吃了我的菜，你还有理了？

王老七一下子站住了，转回身，很气愤地说：广坤，我好话也给你说了，礼也给你赔了，依着你的意思，还想怎样？

谢广坤眨巴了一下眼睛，笑了：怎样？这事说小就小，说大就大，别的不说，按照《乡规民约》要罚款的。

王老七忽然显得很激动：你要这样，咱们就别在这个地方多说了……走，咱们去找村长长贵，该怎么罚就怎么罚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

谢广坤没想到王老七会把这事往村长长贵那里折腾，不愿意去。谢兰笑着跟王老七说：七大爷，你消消气，把羊牵走算了。王老七却来拉谢广坤，说：闺女，我也想省事，可你看看你爹这态度，我能走吗？广坤，咱去找长贵，走啊！

谢广坤也激动起来：谁怕谁啊，去就去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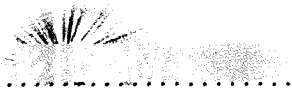
永强娘连忙拉住谢广坤说：多大点事，你还真去啊你——

谢广坤瞪着眼睛说：什么话！理在我这边，他都敢去，我干吗不敢？

谢广坤与王老七扯扯拉拉地走到门外。村长长贵正好从村道那边走过来，看见他们，很是不解，问：这是怎么了这是？

王老七说：村长，你正好来了，你给说说这事吧。

谢广坤说：你的羊吃了我的菜，你还先告上了？村长，你得给我做



主。

长贵眨巴着眼睛问:怎么回事,怎么回事?大喜的日子,吵什么吵!这要是让镇长看见,还不得说我领导得不好?别吵了……

谢永强他们就是这时候来的。王小蒙为了去接谢永强,还去养殖场找场长刘一水借了一辆汽车。刘一水一直对王小蒙心存爱意,但是因为王小蒙跟谢永强好着,他就把那份心思一直压着。刘一水把车开得很慢。长贵、王老七、谢广坤都停了下来,向汽车方向看。王小蒙坐在汽车里,向谢永强家门口看了一眼,有些奇怪:我爹怎么也来了?

谢永强笑了笑说:还牵着羊呢,是不是也来欢迎我?

王小蒙摇着头,说:不可能,他又不知道咱们的事情,怎么可能。

刘一水仔细看了看,提醒他们说:二位,我怎么觉得你们老爹的表情都有点不对?

王小蒙又看了看,感觉确实有些问题,表情忽然严肃起来。

刘一水把车停下来,王小蒙、谢永强下了车。赵玉田、刘英等一帮年轻人围了过来,跟谢永强打着招呼。长贵向前挤了挤,谢永强好像并没有看见他,他有点不高兴。

王老七、谢广坤看见王小蒙跟谢永强两个人在一起,都很吃惊。王老七怔了好大一会儿,磕磕碰碰地牵着羊向王小蒙跑去。

王小蒙迎上前,说:爹,你怎么来了?

王老七气愤地说:你别先问我!你先告诉我,你一大早去城里就是……就是去接谢永强,是不是?

王小蒙说:是啊,怎么了?

王老七疑惑地看着王小蒙说:你……你们怎么回事?

王小蒙笑着打马虎眼,说:什么怎么回事?

王老七说:怎么回事,怎么回事……你怎么跟谢广坤的儿子混在一起了呢?我怎么说你好呢……

谢广坤也把谢永强拉到一边说:永强,你说有人接你有人接你,接你的就是……就是这个王小蒙?

谢永强说：是啊，怎么了？

谢广坤说：什么怎么了怎么了！我问你，你跟王小蒙到底是什么关系？

谢永强看着王小蒙，笑着说：她呀，是我的女朋友。

谢广坤吃惊极了，说：永强，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

谢永强说：真的。

谢广坤苦着脸说：不会吧？永强，你好好的，什么时候又弄出来这么个女朋友呢？你是不是跟你爹我说着玩的……

王小蒙显得很难堪，说：广坤叔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！你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你们家永强？

谢广坤做梦都没想到谢永强会找王小蒙做女朋友，就不客气地说：大侄女，说句不中听的话，我就是觉得你配不上。

王小蒙的脸红了，汗也下来了，她说：叔，你不要太伤人，我跟永强好了几年了，从来没感觉低他几等。他是个大学生，我也不是没有脑子的人，我们两个走到今天，你情我愿，谁也没有高攀谁。你不接受我可以，可不要小看我。

王老七恼羞成怒了，他说：丢死人了！小蒙你还讲什么？你还不走？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！

王老七把羊一扔，就去拉王小蒙。羊在人群里跑起来。王老七拉着王小蒙就走，王小蒙不想走，但是被她爹拖着，一点办法也没有，就走了。

谢永强很生谢广坤的气，他说：爹，你把我的事弄砸了！

谢广坤有些快乐地说：弄砸了才好呢。

谢兰的丈夫、村小学的校长皮长山拿着一挂鞭炮走过来，看看闹哄哄的场面，说：这是怎么回事？

谢广坤摇着头说：长山啊，不提了，乱了套了……

皮校长晃了一下手里的鞭炮，说：那这炮还放不放？

谢广坤说：算了。

看热闹的赵玉田接过鞭炮，说：大学生回来了，怎么能不放？放，我放！



玉田说着爬到一棵树上，把鞭炮往树枝上一挂。

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响过，树上一群鸟飞起来。一群孩子在村道上跑着。玉田的爹赵四和玉田娘正在整理着一件农具，连忙站起来：谁家又有喜事了？

村卫生室里，老王医生在给人看病，村长的女儿香秀正在里面给病人抓药，听见了鞭炮声，她有些奇怪：不年不节的，放什么鞭炮？

一个刚进来的病人说：谢永强大学毕业回来了，放鞭炮庆贺呢。

香秀若有所思，她自言自语地说：永强回来了……

老王医生抬起头来说：培养个大学生真不容易，谢广坤个老小子，这回可是熬出头来了。

对王小蒙与谢永强谈恋爱这件事，王老七很生气，他一遍又一遍地数落着王小蒙，一直数落到了天黑。他说：丫头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，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，就自己决定了？咱先不说他谢永强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，但是那谢广坤……哎，那谢广坤可是抬着眼睛看人的人，咱们怎么能跟他做亲戚……

小蒙说：爹，我都这么大了，该怎么做自有分寸。这事我自己能处理好，你就别管了。

王老七说：看来你还没有死心。你看看谢广坤的态度，你……你觉得你跟谢永强还能走下去吗？快停下来吧！你不知道，谢广坤这个人，我是看着他多年了，想法跟一般老百姓不一样。

王小蒙好像早有准备，她说：永强他爹反对这事，我也早猜到了，不过我相信永强，只要我们两个好，时间长了，他爹也一定会接受的。

王老七生气了，说：你不在乎，我在乎！多少人都在看着你议论你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还有，人家不管怎么说是大学生，咱一个农民，干吗呀，鬼迷心窍了？

小蒙娘觉得老伴这话说得太重，就拦了一下，说：她爹……

王老七根本不听她的，说：看看，又来了，你又护着她，你这样早晚会害了她的。

王小蒙笑了。王老七说：你还好意思笑？我跟你说，你跟谢永强不行的。信我的，快停吧，要不，你非把自己害了不可。

小蒙娘看看门外，说：你就不能小声点，别让人听见了。

王老七说：都炸了锅了，你能瞒住谁？

小蒙站起来说：瞒什么瞒，我们又不是做坏事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年轻人谈谈朋友，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，怕什么？你们为什么非要操这个心呢？哎，我可是服了你们了。

小蒙走到自己的房间，往床上一靠，从床头橱里拿出谢永强的照片，对着照片发了一通牢骚：谢永强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可是被你害苦了！你怎么会有这么个爹呢？不讲情理，封建脑袋，说什么我配不上你。我长得天仙玉美人似的，天生丽质难自弃，怎么配不上你了？你看看你的大鼻子，你看看你的大眼睛，你看看你的大嘴唇……我怎么会喜欢上你呢？你这个小家伙，你这个小坏蛋……王小蒙说着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

小蒙娘推门进来，问：你没事吧？

王小蒙说：娘，我没事。

小蒙娘说：你手里是什么？

王小蒙说：是永强的照片。

小蒙娘紧张起来：快藏起来，别让你爹看到了。

王小蒙说：反正已经公开了，藏什么？说着把照片放到床头上。小蒙娘赶紧给她收到橱里，小蒙又拿了出来。小蒙娘叹息一声，说：你这孩子，我怎么说你好呢？

村长长贵在看电视。电视里在放着一则惩治腐败的新闻，长贵说：好，好，好！都像这么个弄法，我们的国家马上就要好起来了——是不是香秀？

香秀往桌上摆着饭菜，情绪显得不高，对长贵的话没有什么反应。长贵坐到饭桌前，看了看香秀，感觉有点不对劲，就问：香秀，你怎么没精打采的？

香秀拿起一双筷子递给长贵，说：这人上了大学跟不上大学就是不



一样。我今天抽空去看了看谢永强，他这回的变化可大了，往那儿一站，打眼一看就跟村里这帮人不同。

长贵笑了，说：看你说的，我咋没看出来呢？

香秀很遗憾的样子，感叹着说：当初，我要是考上大学就好了。

长贵没有说话，而是拿眼瞄着香秀。香秀摇了一下头说：不说了，吃饭。她开始往嘴里扒饭，心思却显然不在饭上。长贵是过来人，又当着村长，当然能看出来香秀有心事，就问：香秀，你是不是对谢永强有意思了？

香秀脸红了，说：爹，你说什么呀，真是的——

长贵很认真地说：香秀啊，你娘不在了，有什么话，你不该瞒着我……爹说的对不对？

香秀想了一下，无可奈何地说：有意思又怎么样？他心里可是想着王小蒙呢。

长贵说：我当时就在场，这事我知道。不过，谢广坤的态度在那里放着了，谢永强跟王小蒙要成也难……再说，王老七这回也被谢广坤伤得不轻，他也不会支持王小蒙。两边的家长都不支持，这事还不黄了一半？香秀，你要真觉得永强还行，咱就争取争取。

香秀想了想，说：谢广坤想找的是城里儿媳妇，咱的条件还差得远呢。

长贵笑了，说：这话说得可是有点大了。你别忘了，你虽然不是城里人，可也有一份固定工作，更重要的是，你爹还是这村的村长呢！他谢广坤敢小看我？他还没有这个胆子。

香秀没有说话。

长贵说：你要真对他有意思，爹就帮你一把。

香秀笑了一下，说：爹，你帮不上我的，别管了。

谢广坤一大早就爬了起来。他先是在院子里转了一圈，接着就抱起一捆草放到了驴槽里。谢广坤养着一头驴，农活不忙的时候，他就套上驴车到山里收些山货，拿到镇上或城里去卖，这样一年下来也能挣不少

钱。驴这几年给他出了不少力，他有些爱怜地在驴脖子上拍了一下。驴也感觉到了，对着他轻轻“哼”了一声。

谢永强一边穿着衣服一边走出来，说：爹，我出去一下。

谢广坤问：你去哪儿？

谢永强回答：我到小蒙家看看。

谢广坤拦着他，不让他去，说：你别去！这才刚回来，村长家你不去，镇长家你不去，你姐夫皮校长家你也不去，倒想往王小蒙家跑，什么意思？不去！

谢永强笑了，说：爹，小蒙是我女朋友，跟他们都不一样，我要过去看看。

谢广坤放低声音，郑重其事地说：永强，这话以后就别提了。跟王小蒙闹着玩玩还行，你怎么就当真了呢？一个是大学生，一个是农民，就跟金条和筷子似的，能往一块连吗？别想了。

永强娘却打心眼里喜欢王小蒙。她从房里走出来，跟谢广坤唱对台戏：小蒙比永强哪里差了？多好的孩子，永强想去，你就让他去吧。

谢广坤不高兴了，说：这个家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？

谢永强笑着说：爹，家里的事你说了算，我的事我说了算。说着就向外面走。

谢广坤没招了，想了想，忽然叫道：好，你去吧，你去吧！永强，我跟你去，你去哪里，我就跟你去哪里。

谢广坤说着，把草筐一扔，真的跟了过去。谢永强站住了，不明白他爹怎么会变成这样：爹，你这不是糊涂了吗？你怎么一点个人空间也不给我呢？

谢广坤说：看你说的，什么话！我是为你好，我一点都不糊涂。

谢永强摇了摇头，说：我又不是去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你要不嫌麻烦，想跟就跟吧。

谢永强走了几步，谢广坤在后面跟了几步。永强娘看不下去了，喊道：他爹……你这是干吗呀？人家看见了笑话不笑话！

谢广坤看着谢永强的脸色，大声说：永强都不怕，我怕啥！说完真的



随在永强后面跟了过去。

永强先是以为他老爹最多只是跟他几步就罢了，所以没有当作一回事，可是没想到他都快到王小蒙门口了，谢广坤还在后面跟着。这可有点不好，他不由得发急了，只好站住，一本正经地跟谢广坤商量说：爹，你回去吧，我去小蒙家说一句话就回来。

谢广坤跟他的目的，就是不想让他到王小蒙家，怎么可能回去。他故意说：要去咱们两个一起去。

谢永强用央求的语气说：爹，你就给我留点面子吧。

谢广坤说：给你留了面子，我就没面子了。

谢永强有点生气，说：爹，你这人真是的，你要再这样，我可是不管不顾了。

谢广坤说：你不管不顾又能怎样？

谢永强说：我这就到小蒙家去，你要真想跟就跟吧。

谢广坤笑道：你要不怕难看，你就去。

谢永强顿了一下，忽然直奔小蒙家而去。谢广坤也不甘落后，追过去了。

王小蒙正要去养殖场送豆腐，看见谢永强来，笑了。小蒙娘就让王老七去送豆腐，好让小蒙跟永强说话。王老七正犹豫着，谢广坤从门外闪了进来。

王老七吓了一跳，问：你怎么来了？

谢永强看着谢广坤，说：爹，你走吧，快走啊。一边说着一边给他老爹使着眼色。

谢广坤无动于衷，还笑呢，哪一句不好听就说哪句，他说：我不走，我说过我要跟着你的，我能走吗？嘿嘿……

王小蒙一下子明白过来，气就上来了，她说：永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爹是不是不想让你来？

谢永强没说话，他也无话可说。

谢广坤却代替谢永强不瘟不火地回答了：小蒙啊，你可说准了，我不光是不想让他来，实话说，我是很不想让他来，可他就是不听我的话，你

说怎么办？

谢广坤又转向王老七说：七哥啊，你说我培养一个大大学生也不容易，上小学花钱，上中学花钱，上高中花钱，上大学花钱……我是左花钱右花钱，他这么不听话，我这钱不是白糟蹋了吗？

王老七火了，大声斥责道：谢广坤，这是我家，你要算账回你家算去，在我这里算个什么事！

谢广坤皮笑肉不笑地说：我也想回家算，可永强他不走，你说我怎么办？

谢永强急道：爹，你都说些什么！

王老七看着谢永强，说：你也别在这里站着了，我的门槛低，别把你爷儿们给弄矮了。快走，走得越快越好。

谢广坤笑了，拉了永强一把，说：走吧。

谢永强甩开谢广坤的手，又羞又气地走了。

谢广坤不紧不慢地说：七哥，我们走了啊。

王小蒙有些无奈地看着谢广坤。谢广坤走到王小蒙面前，又说了一句：永强是好孩子，还是很听话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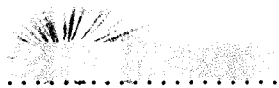
王小蒙气恼地推着车说：你走快点，别轧了你的脚。谢广坤吓得跳了一下。王小蒙推车走出门去，谢广坤怕谢永强再跟在后面追过去，又朝着王小蒙走的方向监视了一会儿，直到她走远，消失，他才转了回来。

在村部门口，谢广坤遇见了村长长贵。谢广坤与长贵打了个招呼，正想给长贵上一支烟，长贵却先给了他一支。谢广坤有点激动，心想，这真是不容易，就说：村长你看看，我怎么能吸你的烟呢？

长贵笑着说：多大的事……哎，广坤啊，我正想到你家去呢。永强这不是回来了嘛，大学生，出息了，我虽说是村长，也高兴啊……

谢广坤心里很舒服，嘴上却不当作一回事，他说：出息个屁，他就是再出息，也赶不上你这大村长啊。

长贵继续表扬说：你们两口子也不容易，不声不响的，竟然培养出了这么个人才，为咱们村做出大贡献了。这要放在古时候，该给你们家立碑，今年村里报文明户，就报你们了。



谢广坤很激动地说：那可不敢当啊……一会儿让永强去你家拜看你。

长贵顺势说：什么拜看不拜看的，我正想给他摆一桌呢，也是代表村委会给他接接风，让他一定来啊。

谢广坤感动得都要哭了，说：他还是个孩子，这……不需要吧？

长贵说：需要，很需要，你抓紧跟永强讲一讲吧。

长贵说完走了。谢广坤呆了一会儿，猛地又跳了一下脚，说：这大学生还真值钱啊！才刚回村，村长就开请了，这要是到城里工作，村长还不得把他捧上天！奶奶的谢永强，你狗日的往我的老脸上贴金了！村长要请你吃饭呢，多光荣的事情，我的脸上都光荣得冒金星了，你狗日的可给我长面子了！

可是让谢广坤没想到的是，谢永强不想去村长家吃这顿饭。他说：我又不会喝酒，去他家吃什么饭。

谢广坤不乐意了，说：说什么傻话！村长家的饭，可不是谁想吃就能吃的，这是级别，是档次！你打听一下，这么多年被村长请过的能有几个？我活了五十岁了，一回也没赶上……快抓紧准备准备。

谢永强说：不就是吃一顿饭吗，准备个啥？

谢广坤说：你说得容易，这吃饭也是讲究礼数的，怎么坐，怎么站，怎么吃，怎么喝酒放筷子，都是有讲究的，弄错了人家是要笑话的，我得好好教一教你。

谢永强因为刚才在王小蒙家的事情烦透了，哪里还顾得上什么礼数，他没好气地说：爹，你别教我了，你要再教我，这顿饭我就不去吃了。

谢广坤闻言，才把那一套收了起来。

谢永强在村长长贵家那顿饭吃得很好，光菜就摆了满满一桌子。村里的文书、支部委员、村民委员都来了。长贵让永强在上首坐，永强虽然经历的酒场不多，但是知道上首那个位置的重要性，就使劲推拒了一番，但终于拗不过众人，只好如谢广坤所说，“光荣”地坐了。委员们虽然个

个其貌不扬,但哪一个都是喝酒的高手,几轮下来,永强就有点招架不住了,他说:我真的不会喝酒,算了吧。徐会计徐白脸说:以后你就要到县里当干部了,怎能不喝酒?你今天会喝也得喝,不会喝也要学着喝,你要不喝,我就站着不坐下。长贵也在一边附和:永强,喝吧,一回苦,两回苦,等到第三回喝到嘴里就甜了。永强没法,只好一仰脖子喝了。另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站起来说:永强,我长这么大了,可是头一次跟大学生在一起喝酒,你无论如何也要给个面子,我这人脸皮薄,你要不给我面子,我出门会抬不起头来的,求你了。这人先喝了下去。永强无奈地说:这样喝下去,我非醉不可。徐会计说:醉了怕什么,路又不远,大不了我们几个人把你抬回去。众人跟着起哄:喝吧。永强显得很被动,只好喝了。

就这样你来我去的,酒一会儿就完了。徐会计站起来到谢大脚的门市部去提酒,不想却遇上了来买盐的王老七。王老七看看已经一身酒意的徐白脸,说:老徐,还喝啊?

徐白脸说:正喝在兴头上呢。

谢大脚也说:喝多少是够啊,差不多就行了。

徐白脸笑了,说:大脚,你开店的还怕大肚子汉吗?再来一箱啤酒,先记着啊。

徐白脸搬起一箱啤酒歪歪斜斜地走出门,一副要倒的样子。王老七看见了,说:要不要我帮你抬着?

徐白脸嘴里说着不要,脚下却打了个趔趄。王老七笑了,连忙上前帮他扶着箱子,一路扶到村长长贵门前。王老七扶到门前就想回了,可是忽然听到里面有谢永强的声音,不由得有些愕然。他想:谢永强怎么会在这里?想着忍不住走到了院里。

酒桌上,谢永强的脸已经开始发红了,话也越发飘了。起先香秀在一边默默地看着,目光中流露出欣赏和佩服,这时候也上了桌,端起酒杯,走到永强面前,说:永强,我也不会喝,可你到我们家来了,我心里高兴,咱们就喝上一杯表达一下心情,总该行了吧?

谢永强指了指自己的脸:你看看,我真的不行了……再喝,就要躺在这里了。



香秀笑道：躺在这里才好呢。

众人也笑：永强，别推辞了，喝吧。

永强没法，只好又喝了下去。

长贵笑道：永强的酒量还行呢，都说是乡镇长七八两，县长市长一斤的量，永强喝了也快有一斤了吧？哈哈！

王老七把这些情景都看到了，感到很不舒服，慌慌地走了。谢永强跟王小蒙的事情他不赞成，但是永强这样他心里也不舒服。他是一个不喜欢掩藏自己情绪的人，一不舒服就都挂在了脸上，所以他一进家门，家里人都看出来他不高兴。

王小蒙正在厨房收拾碗筷，小声地对娘说：我爹怎么了？

小蒙娘说：有点反常，不知道又中了哪门子邪，你可别招惹他。

小蒙笑了，说：好，我躲着他。娘，我一会儿去永强家，我们的事情，我得跟他好好谈一次。

小蒙娘想了想说：去就去吧，记着，可别跟谢广坤吵了，不管怎么说他是永强的爹，你们两个真要成了，还要在一个锅里吃饭的。

小蒙答应着，洗了把手，就向门外走去。都快出大门了，王老七忽然从屋里钻出来，叫住了她，问：小蒙，你到哪里去？

王小蒙犹豫了一下，没有说实话：我到外面有点事。

王老七说：你不要瞒我，我知道你是去找谢永强。

王小蒙笑了，说：爹，是谢广坤惹你生的气，又不是永强，你为什么那么烦他？

王老七叹息一声，语重心长地说：小蒙啊，我想了又想，你跟永强不是一路人，晚散不如早散，从今以后不要再跟他来往了，听见了没有？

王小蒙有点不高兴了，说：爹，你可别跟谢广坤学啊，那样咱爷儿俩就没有好话说了。

王老七摇了一会儿头才说：丫头，我说的话你不听，你要想去，你就去吧。

王小蒙没想到王老七会这么痛快地放行，忽然莫名其妙地感到有些沉重了。她一边向外面走，一边想，怎么会这样？

傍晚的阳光很黄，村道上像铺了一层油彩。下地的人从田里回来了，走在路上，影子显得很是斑斓。王小蒙走得很慢，心里在想她跟谢永强的事情。谢广坤是那样的态度，她爹王老七又是这样的态度，难道她真的错了吗？她跟谢永强难道真的不合适吗？

谢永强这时候已经回家了。

他真的喝醉了，那么多人敬他灌他，不喝醉才怪呢。他都不会走路了，是香秀把他搀扶回来的，说是搀扶，其实跟抱着差不多。

赵玉田正帮对象刘英家拉肥呢，开着三轮车经过，正好看见了，他流露出一脸的惊羨，对刘英说：你看看人家大学生，人家是吃饭，咱也是吃饭，这人跟人怎么能比啊。

惹得刘英给了赵玉田几拳头。

香秀扶着永强回来，谢广坤看见了，更是有点傻，他弄不明白，一点也弄不明白：这是，这是，这是……

永强的娘着急得不行了，又是找茶，又是找醋。谢广坤这时候却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，他把老婆子拉到一边，诡秘地问：香秀是不是看上咱家永强了？要不怎么会这么贴心地照顾他？永强娘说：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闲心说这样的话。谢广坤说：你懂什么，对这事我有一种奇异的感觉。永强娘说：就你比别人能，快想法给儿子醒醒酒吧。

谢广坤伸头向永强房里看了一眼，香秀正在认真地给永强擦着洗着呢，就自个笑了，说：老婆子，儿子有医生照料着呢，用不着咱们管。

谢广坤说着，把永强娘拉到院子里，感叹着：你说咱永强咋就这么招人喜欢呢？真是个宝贝啊！永强娘也在想香秀跟永强的事，她说：人家是村长的闺女，这事合适吗？谢广坤自信地说：有什么不合适的，咱永强还是大学生呢，哼！

王小蒙就是这时候进来的，她的到来让谢广坤夫妇很意外。

谢广坤说：你怎么来了？

王小蒙尽量想表现得和善一些，就说：我来找永强，大叔。

谢广坤有点慌张，他说：永强现在不能见你。